

邑人張森楷學

名宦一上

名宦古乎曰否隨武子治晉子產治鄭皆遺愛在民民未嘗鬼
 享之蜀丞相諸葛亮沒蜀人野祭後主特禁斷不許古安得有
 名宦也然則名宦之祀非與曰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於
 巴人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
 德愛其樹而不忍傷發為詠歌無勝景慕是亦名宦之所繇昉
 已特必限以年例請諸朝廷俟報可乃得入名宦祠斯不免專
 制之積習耳舊合州志無名宦傳而有官師表表後附以宦績
 若干條皆許祀名宦諸人依時代序列而以在官治跡為斷不
 及其他意謂居合言合道固宜然其本末不完具無以為知
 人論世資非史體也且托始於唐張柬之柬之以前止隋陳華
 一人頗似不能博攷者今矯其弊凡自漢以來刺史令佐及奉
 使官有功德於合者無論已否許祀皆詳稽其言行具述其始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一上

終為之列傳其郡守以上官與本境有利害關係亦箸錄焉無
 利害關係則不泛及愆濫也若徒有名字美無故實雖有而寥
 寥數語不能成章已見官師譜不贅及作名宦傳

但望字伯闔泰山人初辟司徒掾聞弟子殺人即自劾詣府請太守李
 固願以己子代罪固並原之風俗通義後歷官至并州刺史有治績孝桓帝

時遷巴郡太守以勤恤民隱聞郡文學掾宕渠趙芬日錄作塾江龔榮

王祈李温掾宏農馮尤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禧閬中黃闡江州
劉本作母母以母為舊姓今縣來里有母家溝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

訟請分巴郡為二望既納之戶曹史枳復白望曰芬等前後百餘人歷

政亦作訟訴未蒙感寤劉李本亦誤寤明府運機布政稽李本當皇極

為民庶請命救患德合天地澤潤河海開闢以來今遇慈父經曰弈弈
 梁山惟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比隆等盛於斯為美永興二年三
 月甲午望上疏曰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
 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
 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

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迹絕滅罪錄何本少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卽從春

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榮等及

隴西太守馮含上谷作目庸太守陳宏說往者至有劫閭中令楊殷終津

侯侯疑作侯侯者走望小吏如今偵探之類為賊所惡賊故殺傷之若

封亦安得有如是之多也然刻本常志姜何本吳傷尉蘇鴻彭亭侯孫

魯雍亭侯陳已殷侯樂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里不卽發覺

謀成乃誅其水陸覆害煞應作郡掾劉李本枳謝盛塞塞疑威張御魚

復令尹尋主簿胡直若此非一給吏休謁往還數千閉囚須報或有彈

劾動便歷年吏坐踰科恐失冬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能何本待報

輒自刑戮或長吏忿怒冤枉民欲赴訴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不

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遙縣客吏多有疾

病地勢剛嶮何本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

家承三江之會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江州以東濱江山險

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性情不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 一上 二

同敢欲分爲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鹽鐵

足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

懽心何本孝武以來亦分吳蜀諸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釋

民之勞誠聖主之盛業也何本雖貪大郡以自優假不忍小民顛

顛蔽隔謹具以聞朝議未許遂不分郡分郡之議始於是矣華陽國志

龐羲河南人華陽國志漢靈帝時仕爲議郎與太常劉焉友善焉出爲

益州牧陰有割據之志而子左中郎將範治書侍御史誕並從獻帝在

長安與李傕戰敗被殺羲爲將焉諸孫入蜀焉喜署羲和德中郎將遣

攻張魯不克而還安漢趙韙華陽國志建議分巴爲一郡而欲得巴舊

名白焉華陽國志不得爲璋璋爲益州牧在興平元年也璋字誤今改焉

以墊江以上爲巴郡卽署羲爲太守治安漢建安六年魚復蹇允白劉

璋爭巴名乃分巴郡墊江以上爲巴西郡治墊江徙羲爲巴西太守羲

以女妻璋子循情好益篤鄧芝初旅蜀未見知待聞羲有好士名往依

焉羲後招合部曲爲璋所疑轉更攜隙乃遣程郁就其父漢昌長程畿

索兵自助不得畿轉說羲更與璋好從之遂棄郡詣璋謝璋待之如故

尋以羲爲益州長史先主得蜀轉爲司馬卒官○後漢書劉焉傳郡國志三國志劉二牧傳鄧

芝傳楊戲季漢輔臣贊注晉書地理志譙周巴記華陽國志一巴志以上漢

念華金城枹罕人父賢仕西魏文帝歷官太師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封

安定郡公卒諡昭定華承其後以性情和厚侑有長者風歷官開府儀

同三司合州刺史

北周書北史念賢傳

令狐休燉煌人父虬仕魏封長城縣子兄整仕周封彭陽縣公家世貴

盛而休幼聰敏有文武材起家太學生从整起義兵逐張保除都督累

遷大都督樂安郡守入爲中外府東曹參軍特授燉煌郡守爲衣錦之

榮前後十餘年政績著聞進位儀同三司遷合州刺史卒官

周書北史附令狐整傳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父辯仕周爲基州刺史追封文城郡公諡曰質胄

承父蔭以性聰敏涉獵羣書雅達政事有聞於時嘗嘆諸經訓注多不

會聖人深旨輒下己意辯之諸儒莫不侑善周明帝時襲父爵起家帥

都督加上儀同授司金大夫開府出爲徐州總管府長史遷合州刺史

拜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受禪三遷爲兗州刺史州囚數百胄到官旬

日剖斷便了囹圄爲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一上

三

諸塗覺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旣而悔之卽遣

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

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

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不聽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奸摘伏

皆此類也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

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

公豐兗渠胄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上

之帝謙讓不許轉郢州刺史亦有惠政徵衛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寬平

名爲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頴稍被疎忌及王世積誅頴事與

相連上因此欲成頴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久之乃免

出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綦良東略地攻逼

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于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

以計卻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

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敗棄軍歸胄朝

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惠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

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卒子筠獻知名北周書薛端北史薛辯附傳隋慎傳言隋遣中牟公薛胄為湘州刺史戰於鵞羊山胄軍迭息迭進以困之遂禽叔慎而胄博無其文當是漏脫今附補於此

陳叔英字子烈陳高宗第三子也少寬厚仁愛天嘉元年封建安侯進

豫章王歷官宣惠將軍都督東揚州諸軍事東揚州刺史累轉南豫江

州刺史加號平北鎮前征南將軍中軍衛票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並給鼓吹一部班劍十人拜司空隋師濟江特遣知石頭軍戍事尋令

入屯朝堂陳亡隨例入關隋大業中起為涪陵太守時合州改涪陵郡卒陳高宗

二十九王本傳 以上周隋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補太學生涉獵經史尤好三禮新唐書無此四書

字祭酒令狐德葵異其才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累補青城丞新唐書始調清

源丞森楷案兩唐書地理志清源縣唐依隋置屬河東太原府今仍舊

名青城縣本隋清城縣開元十八年去水為青以青城山名也屬劍南

道蜀州在今成都灌縣西四武后永昌元年以賢良召年將七十矣唐

書無此句新書作七十餘森楷案永昌是武后僭位後第五年所改之

弟三號下至其末後之長安四年凡十六年又二年柬之卒年八十二

則對策之新書誤今刪餘字添將字較合對策者千餘柬之為第一授

監察御史稍遷鳳閣舍人聖歷初弘文館學士王元感著論謂三年之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 一上 四

喪合三十六月柬之著論駁之謂止二十五月自始死至禫凡二十七

月甚有理据時人偁其頗合禮典時突厥默啜表言有女請和親武后

盛意許之欲令淮陽王武延秀取以為妃柬之奏古無天子取夷狄女

配中國王者忤旨出為合州刺史舊唐書出上有神功初三字森楷案

言聖歷初矣安得復有神功初也舊書州故領六縣而新明常苦水柬

誤衍文今定從新書及通鑒唐紀刪之奏迨縣於漢水西岸民得澹災甚感慕之尋轉蜀州刺史故事歲以

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疏論其弊請罷姚州隸嶺南歲

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嵩屯兵

擇清良吏統之於民為便奏入不納舊唐書置此疏於轉蜀州後則蜀

書混書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云云既不能確

定其為在合在蜀時事疏中亦未嘗有合州蜀州明文頗含胡張乃

孚合州志不著其刺蜀州直以舊制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句接合州事

正之如此旋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

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

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

才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

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擢司刑少卿進秋官侍郎時夏官尙書姚崇出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急用之卽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未幾后疾居長生院宰相皆不得見惟張易之昌宗兄弟居中用事柬之與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密謀反正柬之因謂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賜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計初柬之與荆府長史□鄉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柬之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卽崇以字行自靈武至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又密陳其策於太子得許可遂同玄暉彥範帥兵入誅易之昌宗請太子監國太后因傳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一上

五

位於太子是爲中宗中宗卽位以柬之爲天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通鑿天作夏据新舊兩傳皆作天官疑通鑿誤今定作天官

賜爵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二張之誅

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柬之及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艸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暉並不從武氏勢遂復熾神龍元年柬之數請帝誅諸武不聽又請抑損其祿位亦不行柬之嘆曰主上昔爲英王時僇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自上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詔以柬之爲中書令賜鐵券恕十死俄加特進進封爲漢陽王並彥範等五人皆罷政事柬之自請歸襄州養疾卽以爲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柬之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通鑿於刺史下書不知州事給全俸若與貶者同不知其初罷政事寵眷猶未全衰且襄州有如許政蹟固未不知事也不諗涑水何

据唐書本傳

二年懇辭王爵不許武三思使鄭愔告柬之與王同皎

通謀坐貶新州司馬復長流於瀧州以憂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追贈

中書令諡文貞柬之剛直不傳會尤邃於學論次書數十篇

○舊唐書本

傳通鑿九域志

旣歿其名立後之爲州者記之廳壁仍畫像奉之宋嘉定

六年知州任逢特爲建沈厚堂爲之記曰大臣以道事君以天下爲己任必其平居無事之際氣質凝重學識宏博抱負奇偉操履純茂然後能謀能斷投之所向無有不遂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臨大事成大功而從容不亂譬如操萬斛之舟於長江大河方其未行也屹然山嶽不動及其行也雖驚湍怒濤震風凌雨之所迫袖手旁觀之人未嘗不爲之驚愕失色而中流之所謂操舟者安閑泰定固自若也至於其他則不過小小維楫輕波淺瀨僅比兒戲轉而涉江河之險則鮮有不遭飄搖覆溺之患者吁甚可畏也三代王者之佐隱約耕釣規模素定出而用世道全德備在所不論漢高帝初定天下知蕭相國之代非曹參王陵陳平不可帝見遠識微以平智有餘不可獨任周勃雖木強而可囑大事預知其必能安劉氏也知人任使實優爲之唐武后雙陸不勝之問鸚鵡折翅之問思欲得奇士而問狄仁傑舉外司堪相者而問姚崇皆疑而問問而再三若有物體之未下者仁傑與崇皆能窺見其肺肝欲得賢以庇已察其發問之意且愛且畏不能自決是以答之之際得以逆折其姦鋒余來守合之明年暇日觀覽近歲壁記姓名唯之與阿思

欲尙友古人可以按爲軌範者首拜唐張公柬之畫像堂堂儀觀八尺甚偉距燕私差遠弗克朝夕見欲有以卽之而未知所處也便廳西偏有堂宏敞修竹野塘繚繞照映寒碧石洞宜焚香宜弄琴宜讀書圍碁榕陰下垂不知六月之暑乃移置繪像於堂之中央而祠祀焉初公年七十餘以賢良召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論突厥有女請和親忤旨出爲合州刺史至今遂爲此邦之重不以其斥於外也而論徙新明縣於漢水上以避水災在蜀州則論戍姚州徒空竭府車驅率平人率皆見於傳記產祿不旋踵亡滅不足爲漢之禍武氏則有不可勝言者矣被袞冕承宗廟御黼宸誅戮宗室翦削大臣任用酷吏三思二張相倚爲姦競尙奢侈權傾中外呂氏擅漢武氏擅唐雖久近淹速之不同而周勃之安劉與公率敬暉彥範恕己等輩復李氏社稷率皆曰厚重少文曰沈厚有謀而得策信乎臨大事立大功者不可付之輕躁浮淺之士謀之不審爲之不成而多敗乃事也然或者尙致恨於公以爲自秋官侍郎至爲相不能從薛季昶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之說併除三思彼豈知中宗孱弱先掃除武氏之黨亦必不能自立且恐生他變而有權

不在天子之嫌此又沈厚深識遠慮而或者不之察耳周勃以太尉入北軍公預結羽林諸將北門南牙同心合力是又公與周勃異世同符如蛟龍藏於深淵黯然有不測之威人知所憚漢唐之安危繫焉因摘沈厚二字以名斯堂云其堂址在舊州署後改爲吏目署榜仍移今州署之二堂或改爲存厚民國又廢州吏目署爲民房堂址遂不可問矣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第歷官洪州長史行刺史事嗣曹王皋以其任職辦奏授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久邑閤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爲請立生祠申讓不受事聞調合州刺史招集流亡初至戶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貞元四年初置景州徙以爲刺史加節度副使遷雒管經略使洞蠻納質貢賦不敢桀踰年擢嶺南節度使捕盜印謀亂吏胥誅之外蕃入貢一無贖索商賈大饒劉闢反奏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由夔蠻抵蜀擣闢不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諡曰平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 一上 七

舊新唐書本傳參循吏傳

顏蕘琅玕臨沂人魯郡文忠公眞卿裔也性聰敏能文章仕唐熹宗歷官合州刺史昭宗立召爲朝請大夫虞部郎中知制誥光化三年擢中書舍人加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與同舍錢翊俱秉筆贍速日艸制數十無妨談笑崔沂嘗以爲偁而自媿之後避亂同李濤朱葆光走之湖南自爲墓志歷言交遊得失頗偁於世○舊唐書昭宗紀崔沂傳十國楚春秋 以上唐

沈省言不知何所人宋慶歷間爲合州巴川令政以仁愛爲本有詔獎諭舊志謂其碑刻尙存於學今不可攷同時又有巴川令景希孟亦以潔己愛民爲偁秩滿當去有詩云十載巴川令誰知是與非還家何所有載得一琴歸並祀名宦○張乃孚合州志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辟英宗舊諱改今名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辦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爭辨不聽乃委手版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免移

柳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恥厯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及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偁爲濂溪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因偁爲濂溪先生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偁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瑩嫠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云初敦頤掾南安時程珣通判軍事視其氣兒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顥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宋史道學本傳中間節去太極圖說二百然敦頤名德

入於人人不待朝廷表章始知欽重當孝宗朝崇慶何預

原記署唐安何預據唐安

議郎就差簽書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實遙接敦頤後乃作濂溪先生

縣唐置屬劍南道蜀州至宋而省在今成都府崇慶州東南則宋無唐安也預蓋沿用古名耳今以其有淆觀聽且勞稽考改之以承

祠堂爲之記曰合有簽書舊矣與比歲創於他郡特異淳熙七年冬預始承乏公餘訪古覽觀江山之勝瞻漢陽遺像誦少陵江樓詩句求其故實則不可得矣於是摩挲題名石刻考前人名氏有殿中丞周其姓惇實其名者髣髴埃塵間嗚呼此濂溪茂叔先生也胡爲乎來哉按太常博士朱處約記其始至也以嘉祐元年十一月初十日迨其去實五年六月初九日本未詳且信如此獨未有表出之者又得閬中恭敏蒲

公墓碣銘知行治加詳先生舂陵人後避厚陵邸諱更名惇頤其爲政於此州也一郡之事不經君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恭敏舟艤漑下一見異之退而嘆曰世有斯人與遂以女弟妻之初調南安獄掾轉運使以權利變具獄君爭不可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熙寧初用正獻呂公薦擢廣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晚以疾勻分司築室廬山下有溪流其旁號濂溪惟先生以一誠極性理之妙躬行日用粹然一出於正爲道學之宗程太常珦倅南安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後立朝每遷授輒一薦之其子明道伊川幼受業焉先生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明道遂棄科舉從之嘗曰自吾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幾與浴沂同意二程以斯文倡諸儒至今河南之傳滿海內其淵源實濫觴於此清獻趙公目爲天下士文忠蘇公以全德名之黃太史謂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雅正坵壑有通書太極圖說行於世悠然遐想如在其上預謁來踵英躅於百有二十五年後顧在後死其得嘿不以傳廨東偏有齋孤峯出其前三江合流其下烟波渺瀰雲林杳靄清絕可愛乃倣禮殿故事卽其章服肖像壁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 一上 九

間以全德榜其顏道德之容堂堂岌岌凜乎如奉杖屨其側也吁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不待書而傳傳之以志晚學歸敬之意且以永邦人無窮之思又繫之以辭曰瑞應之山兮蒼蒼金沙之水兮茫茫凜高風兮不亡日月兮爭光宵一去兮何之四方上下兮莫予追孔顏與歸兮伊傅自視揮斥八極兮孰知所止駟玉虬兮佩飛霞溘埃風兮天一涯懷舊遊兮眷眷山空月明杖屨往來兮余顧不可得而見莽烟雲兮思渺然睟厥容兮瞻在前邦人是思兮千萬年張乃孚合州志其後安少卿建瑞應山房養心堂唐珣修復養心亭邱道隆剋立合宗書院宋錦重修濂溪祠池亭皆奉敦頤祀之魏了翁費廣張鯤並爲之記詳具鶴山文集及舊合州志其地今爲合川縣立中學校之師範堂惟尋樂亭猶存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黃庭桂四川通志作廣安州人恐不足據今從宋南渡後僑置州名隋以後無之宋安得有南充必充誤也今訂正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苦汎覽博古上自六代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

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第調洛交主簿遷中部令范仲淹一見奇之辟彰武軍節度

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句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元昊納款籍召爲樞密使欲與之俱涉曰親老矣非人子自便之時拜章願得歸養特改祕書丞通判眉州徙嘉州復以龐籍及文彥博薦召還除集賢校理既又求歸蜀許知漢州加尙書度支員外郎歲滿移知合州累加尙書司封員外郎父喪歸卒詔恤其家官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惡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遊者甚眾雖在軍中亦嘗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箸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宋史儒林本傳歷代名賢氏姓譜

單煦字孟陽平原人性友愛兄熙嘗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卽趨詣鬪所以待捕已而死者甦驚問之以情告其人感嘆遂輟訟煦後登進士第知洛陽縣民以妖幻轉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餘人當受上賞不肯自言轉知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森楷案蜀治當是治城既非可以一時而興版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卽移諸郡如其議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一上

十

徙清平軍使

清平軍宋置屬陝西永興路在西安府盤座縣東二十五里

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煦

縱使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調御史臺推直官江南人誣轉運使呂昌齡以賄中丞張昇訊而論之鞫未竟敕煦往治煦不肯阿其長卒直昌齡旋乞外得知濮州轉知合州合居涪漢間夏秋恆患淫潦煦築東隄以禦之赤水縣鹽井涸奏蠲其賦民感德焉累

官至光祿卿卒年七十七

宋史本傳森楷案趙緄單公新隄記言光祿卿也緄與單同官而爲之屬記卽作於隄成之時若無光祿卿官安

能預備之任記則沿趙緄然亦在脫脫修史之前疑傳文誤當依記爲定今以其爲正史姑仍而辯之隄在東水門外當

時謂之新隄隄成之日石照縣令趙緄爲記之曰合州枕二江之口眾水之湊也涪水自西北領馳水沈水孱水靈江射江大彌諸水東南南也會於漢水漢水自東北領巴水閬水渝水嘉陵宕渠諸水西南匯入於涪水每夏霖雨涉旬不霽眾水滌而二江漲奔濤駭浪湍激盛怒交戰於城之東南隅悍如穀洛之鬪洶如淮汭之爭小則激齧城基大或漫毀女垣生聚阨危鯁鯁然常恐有齧桑之浮也歲仍一歲水復濟水壞官寺損民■舍病纏一郡久而未瘳州將圯不留神備而去之亦苟簡之

失也光祿卿單公治合之明年政既成歲亦豐於是命僚屬步江堦按視地勢謀建大防斜遏江流使越金沙磧薄東岸以徑去緩水維而殺水怒庶幾遊波不復能汨墊吾城也然以功役用度之繁亦不敢輒造乃剡奏於朝廷天子尋可其請眾議紛然尚以爲有損而無益公曰謀之雖多決之於獨吾當以孟勞之刃斷羣疑之網竊竊之言烏足聽耶亟下符諭五邑吏民莫不響應樂輸竹木願助餼糧籍計其費沛然有餘僉判殿丞急疾爲心勇於立事願統能吏以董其役工匠丁壯頤指如意犍爲落積石實之架梁植柱交午貫之中物息壤金椎隱之程其人功功冬時辦以佚道使民民皆忘倦相杵而謳及晡而休仲冬而始建春而已凡六十日而隄成其高六丈廣六丈而殺其上袤七十丈無慮用工一十五萬云啖助曰春秋之法凡興作必書之重民力也蓋失時則垂爲戒得時則揭爲法况我此役乘農之隙計日告成一可書也春秋之法人臣無遂事故鄭公築梓潼新江之隄以不先白而奪俸况我此役得君命而後舉二可書也官吏心勵民庶力助不耗公帑一毫而事集三可書也一時之勞而萬世之逸四可書也據堅地作石隄勢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一上

十一

必完安合於賈氏之築五可書也且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倘使歲久而圯欲繼修者亦省功過半如王景葺孫叔敖芍陂杜詩杜預繕召臣隄闕功易成而利及民六可書也萃眾美而成一隄烏知不與召伯埭甘棠港共傳於無窮也歟治平四年閏三月十有五日張乃孚合州志後亦偁此隄爲單公隄歲久稍圯嘉定中任逢重修之有記見前志傳而單公隄名不改及明末胡世賞更修新隄乃偁單公隄爲老隄今並存程公普慈人登進士第官合州赤水縣知縣有善政縣人文林郎合州州學教授劉時行爲撰政事記立碑於縣西之龍多山其詞曰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降張乃孚合州志之民吏也凡曰吏均推治以降碑此字依上作民焉志改焉字作而尤切於撫字者惟令爲然

金石苑降
並作濟焉
千作而十作

令得人則百乘十室被其休否則政治弛碑此字依從志而敗蒙碑此字依志補其害者豈淺碑此字依志補邪故在昔郎官缺則擇嘗任縣令者補之而內外官五品以上碑此字依志補者則取碑此字依志補之以爲令然則令之爲任重矣哉赤水之爲邑距州百里介兩山之間揔七鄉碑此字依志補之眾其亶封爲狹小也然民淳俗易樂於奉公其詞訟眇志較他邑最爲衰少

金行苑
數字補
作姦

金石苑
鎮浮苑
俗無而
道作迪
作簡有

金石苑
作閱副
民化作
返作還
作過趨

金石苑
下有神
二之碑
有之此
刻脫耳
補于此

金石苑
是物根
作恢下
下

金石苑
廓廓改
政未作
字易易
無易二

金石苑
作王三

森楷案
彥博姓
見金石
自訂文
書申原
寒露節

志刪最 故來者率碑泐者率二易之以為不足治而治不加力敝弗救

傾弗支而民因得以為姦焉蓋一邑之眾眾字碑泐不無詐慝亂常者

以幻誘良民是遂志致多為隱寄苟避賦役僥倖之徒泰然自足而困

碩學俯掇科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巨德清機足以燭幽隱之情而碑泐

三字依 鎮浮碑泐浮字前所患志改者於是道志改之以善示之以公

俾之自首而原其辜有不率者乃力治而痛懲之故慢公罔上之徒電

減影息而下民無役使不均之敝志作占志改籍碑泐此字之戶昔志改

非止二百五十有八字志挽百五二今而歸三等復版圖者乃至於三百

七十有三用度不乏征役以均故雖西南小醜跳梁期志改月而吾邑

之志改副軍須充邊役者皆樂輸而無怨自非化裁有碑泐化裁有道

未易若此時行邑仕志改士森楷案 也迺者掌教南充稔聞士大夫之

論交口而談碑泐口談二程公之美多矣暨得解返志作舍入其境亭

館嚴潔儼若公宇固已欽服其為人趨碑泐人趨二其邑眎梁如虹志作

若虹 塗平如水乃繼之以嘆曰嗚呼吾邑久敝陋今此一志振使人

志奪碑泐此四信乎公之所為有以大過人者故併書之以告後焉其

後政和六年縣人譙敏行題碑後曰普慈程公以兼人之資恬吾邑百

里之聚剽割剖折游刃善然碑泐刃善二錯節盤根口迎縷解三年於

此吏畏人懷害者除利者興敝者以新蠱碑泐今以肥補者以振事有益

於民雖強必行作有撓於法雖微必去以故爭訟衰息姦宄不興碑泐姦

肥補內外肅然廓若無事若隱寄之敝蠹改之尤未易易易二字碑泐

公灼見本原翦艸除根泐艸字民咸受賜是宜鄉人劉當可樂為道之

刊以翠琰泐琰字俾傳無窮夫隱寄一事亦何足為公政之善是不然

避賦調賊良民敗法亂政而每難於省察者也舉難之善其易可知異

時操是以往治一國宰天下經營設施裕然有餘泐餘字茂業殊勳動

肥補且將書竹帛臧三府矣蹄涔之澤詎可展吞舟之志哉其為人所

推重如此○張乃孚合州志劉喜海金石苑森楷案碑不載程公名据

五年任程倪志宣和州程公之任知州石照與此貫普慈令亦非

修單公隄記言吾後程英之令州石照與此貫普慈令亦非

其公當倪在博政無疑後程英之令州石照與此貫普慈令亦非

程公當倪在博政無疑後程英之令州石照與此貫普慈令亦非

來一公而為已太斷定為程彥博為元思兄拈出禮云未則然故亦未欲直書

只書程公今雖斷定為程彥博為元思兄拈出禮云未則然故亦未欲直書

彥博之名而附攷於此

劉象功



人童時隨父宦合州嘗云吾父守合吾他日當繼之

森楷案舊

志官師表宋來宦合在象功前者凡六人除劉光裔為縣令劉珣為寮

佐非守合不入算外劉弼以比部員外知合州在大中祥符五年劉參

祐八年劉嶠外郎知合州在寶元二年劉度四年而參在五十外州度嶠

象功父定為何名也父多其有志及長登進士第歷官至左朝請郎元

祐五年出知合州嘗遊濮巖寺濮巖舊作北巖自此始有為之銘並序

其事曰距城三里有僧舍依大江林麓樓觀聳出如畫者狀於縑素間

其絕俗幽邃歷歷可指予幼時侍先君嘗遊今被命領郡復至其所慙

然有感親懷舊之嘆因作銘書石巖云銘曰合之二川河漢發源當疑

江極地通天浩渺東傾奔龍竄鯨吞夔走荆上有蒼巖喬松古杉陰晴

撲藍飛崑斷壁烟暮露寒露寒之塞當溟空嶽坼創築其時鑿高構危

立剝開基在昔幼冲侍於先公曾步巖宮帝命惟汝克蹈前武往治茲

土馳焉歲久江山惟舊中懷孔疚勒銘其巔子孫承傳與天齊年象功

在合三年勵精圖治百廢具興中嘗修建學宮森楷案宮當作官宦舍立碑為之記曰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 一上

十三

周衰道喪不絕者熄禽賊獸搏日以窮敝天惡其亂遂生夫子以救先

王之道鑿瞶破言雷奮蟄啟天下以醒當是時周室不王諸國不侯河

吞海潰震蕩寥廓霸者迭興唯力之角而皇帝王之道湮塞蕪沒孰為

道德仁義禮樂忠信教化政刑者耶故皇皇汲汲明其所謂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以教天下尊卑釋然乃知其忠孝

慈順愷悌輯睦之義後世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者莫不由是而出也

斯所謂夫子之道古之人穴處茹毛饑瘠以死神農黃帝粒食宮室以

教之洪水既昏魚化而鼈溺舜禹平治以生之海內黷兵君親失序夫

子禮義以化之是與數君德均而力齊道同而義合故歷代尊奉自京

而達於州縣皆有廟貌祀以王禮顏曾思孟皆有封爵七十子皆繪象

而從祀苟况楊雄王通韓愈實傳聖人之道皆不遺焉朝廷之禮備矣

後之學聖人者不然蘧廬而進代不絕人及其刺一州令一縣則春秋

祭獻之禮雖存而尊奉之意殊闕甚者至於墻屋頽圯豢牧媠媠之不

禁徒能嚴服莊重過門而弗顧噫蹈道服儒而叛其本於教若何先儒

所謂食母令腴者是人哉信不若黃老浮屠輩學不忘其本建治塔廟

森楷案此銘在濮岩寺見存未至全泐舊合州志亦載其銘時係照錄州志以爲銘係大書深刻當無誤者及覆錄金石掌錄時乃覺伏於之伏碑本狀遊此碑本此嘗無無此字撫然之撫碑本泐去作撫可天夔之通天夔之天碑本之吞高松之高碑本之喬烟暮露寒四字碑本作天昏

霧塞嶽圻句後有巴漢鄰國室家相賊爲穉爲蠶口口血枯口口迹亦似玉亦似減闕草寂世變茫茫口空地荒鳥口獸與字行行三句句四字志削不載又開創何時碑本其時定基之作永碑永踏之作得碑治之作馳驅之作焉中惟之推碑本之作懷皆較志所改誼

為長不知其幾千萬
志家何以欲點金
必欲且下
成是沿墊
知縣志之
江抑明見
文摩崖原
有也故削
之也金石
之有裨於
載紀此其
一端已

金碧駭目朝夕禮敬事之如生雖窮山僻野皆其黨人不知其幾千萬
數而吾夫子之門無其一二覩之愧縮有如合之向學樂善識其本源
在景祐中郡將徐舜俞建學於大江之南夏秋漲溢水在山杪高波凌
虛覆舟溺人學者退而無歸以是病者五十年於茲矣夫眾志未判則
必有智謀事當改作則必有開諭石照令楊君廷傑心術素高境土稱
治當餘暇日與眾決之議者脫灑得地爽闔於治之西南隅於是度材
於果閩二州桴江而至皆無取於舊學置之而已乃相地廣袤堤水塹
荒以門以垣殿於正陽為夫子像四公十哲居其左右其壁內外以繪
諸子森楷案諸子句戛然而止於文氣似尚不足疑有缺悅然其舊志碑今佚不可得考即諸子下更無接續亦未嘗不可今仍之
偁其文章政事遠紹前人不虛也楊廷傑不知何許人以象功碑記偁
之後並祀名宦張乃孚合州志○森楷案舊志劉象功後知州最有名者為州刺史不云合州且在徽宗以前若大觀政和則州通判但一為忠州刺史得知合州事疑在徽宗以前若大觀政和則道方被向用身為將相豈得知合州事疑在徽宗以前若大觀政和則錄入而慮人或以為漏略故附識之於此
何麒字子應別號金華隱居疑即金華人也積學能文兼通內典累官

右朝奉郎紹興七年來知合州在任兩年餘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九年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 一上

五月作映書軒為之記曰合陽治舍西北隅大葛二本森楷案此非葛土人謂之皆十圍許臨崖而生如子應文然自古相傳舊州署在會江黃葛樹街清初改為吏目署居平坦無所謂崖也 樛枝密葉上薄

天漢游龍飛雲騫舞橫翔羽蓋旂旛扶搖葳蕤天下之奇觀也其下方

畝可以游息予即其處小疏附之剔糞壤闢藩籬為屋兩楹以為讀書

之所焉朝暎蒼涼晨吹參差夜色澄穆而月星隱見吾未始不映窗而

坐也胡牀烏几左右設張黃卷赤軸紛披卷舒退食自公優哉游哉廊

廟之尊不與易也是室也主讀書而為之故名以映書軒云旋又作轉

輪藏於北巖為記之曰距合陽城五百弓地有大支提號濮巖寺北宋猶沿舊名無偁濮巖者其偁濮巖蓋自劉象功謬有濮湖濮子墓等野

龍所窟宜有大多寶藏晃耀翁赫摩天對日乃髹函畫皮弗金弗碧像
法隳摧來者歎息桑門子肅哀乞金帛心造目畫上營下甃中撐外闢

天宮地網森羅匝頻伽金翅伸頸奮翼攫網援簪之而爪目魚龍拏結海神呀呻如役鬼神天置地設不日而畢見者辟易歲在上章涖灘五月初吉守臣何麒率州文武捐金轉轂祝聖人壽祈生民福百比丘眾聲轉輪佛仰環天蓋俯軋地軸雷霆砰礮金石戛擊既靜既寂如海如嶽萬人贊歎希有功德麒稽首作記而說偈言乾幹坤旋扶景運雷動風馳法天令吾君萬年執其柄永在璿璣齊七政與映書軒記同月作也

張乃孚合州志

未幾去任以胡交修代

森楷案舊志以胡交修爲嘉定間任大謬今訂

胡交修字己楸常州晉陵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授泰州推官試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得其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選除編類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政和六年遷太常博士都官郎徙同部遷左司官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簾聽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建炎初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至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三年復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八對首論天下大勢曰淮南當吾膺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脅羣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指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一上

十五

臂不相救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帝又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彊兵禦戎之要交修疏言昔人謂甑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杭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豕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啟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彊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李成盜江淮廷議欲親征交修謂羣盜猖狂天子自將勝之則不武不勝則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盜尋遁周祀守常州坐殘虐免會大旱帝問交修致旱之由對以殆祀佚罰之故乃以祀屬吏祀疑爲交修所讒上書告其罪遣大

理寺丞胡蒙詣常按驗交修無所絀然羣從多抵罪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六年召爲給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汀州寧化縣論大辟十人獄已上知州事鄭強驗問無一人當死交修乞治縣令冒賞殺無辜罪江東留獄追逮者尙六百人交修言若待六百人俱至則瘐死者眾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詔皆如其言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修力陳其害謂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時大臣建議人皆附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以今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紙日作十數萬眞贗莫辨售之不疑一觸憲網破家壞產以賞告捕禍及無辜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時議大舉交修曰今妄言無行之徒爲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實遽信之以舉事豈不誤國哉帝覽之矍然翌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修真一士之諤諤也蜀帥席益旣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遂以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餉道險遠

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宣撫副使吳玠始行陸運調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帝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玠行之議徽宗配享功臣交修奏韓忠彥建中靖國初爲相賢譽翕然時號小元祐從之人大允服八年夏以親老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欲留侍經筵力言母老願奉祠里中以便養帝曰卿去行復召矣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九年六月召還除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講時河南新復交修奏京西陝右取士之法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別爲號於南宮以收五路之才詔令禮部討論逾年復請補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卻私請免上供以萬計領州數月卒交修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爲文不事雕琢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爲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修世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入者自交修始交修哀次爲書號曰世絲綸集以侈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孝聞撫

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若交修者其文行之兼副者歟宋史本傳
楷案本傳領州數月卒頗疑交修在合生有政聲沒祀名宦非數月所
能辦舊志宦績以爲嘉定間刺合州固謬官師表以爲年無攷以薛
於嘉定六年任逢後尤非然紹興七年何麒任後或以十一年始書薛
任雖漏去九年胡交修卒也
第無明文可據今姑仍之

馮搏字茂恭普州安岳人歷官右通直郎紹興二十三年來知合州楷森

案舊志書搏任於二十四年而趙逵二十三年任今據訂正二十四年作

監樂堂資州趙逵爲之記曰安岳馮侯領合州事之明年森楷案舊志

陽字誤行剔除蠹荒政化大洽民既安豫乃敢閒暇行郡廢圃弔癸酉

漲江之遺迹舊有監樂堂館晏賓客皆於斯水至毀矣侯方念之會民

有爭三巨栢不決者願以獻于官侯曰是欲成吾堂耶明日命工度舊

材稍增益之用力勿亟人不知役時逵被詔詣行在所買舟於合而東

堂方經始也侯即召逵曰故題是仍且君侯不聞春臺之說乎累土而

崇之樹之芳菲四時推遷彼有變于外也而人心移今夫列戟而居闕

道而出孰曰此非吾使君也耶然人不見其爲春也則望其羽旄之美

聞其鐘鼓管籥之音而愀然乎其中今予入侯之境人語藉藉望侯爲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 一上 十七

父老長守此土也君侯何以得此哉且非獨是也頃余之在涪上也侯

之佳聲與蜀漢之舟日沂而上今順流千里歷三巴抵固陵盡蜀封疆

所至見守令及士君子皆譽馮侯或自以爲不如馮侯侯之佳聲又與

荆楚之舟日沿而下非侯有德於是邦而其人頌侯之不已也則二水

櫓聲皆足以寫人之愧心而堂何以居侯名搏字茂恭紹興二十四年

十月晦日資中趙逵記張乃孚合州志森楷案宋史趙逵傳言逵以紹

書劍南東川帝再問檜乃除校漢涪縣在今綿竹治唐涪州在今涪陵

卽其事又云頃余之在涪上據漢涪縣在今綿竹治唐涪州在今涪陵

縣治皆非劍南東川治所宋史地理志言潼川府本梓州宋端拱二年

爲東川元豐二年復加劍南二字重和元年升爲府則劍南東川卽潼

水言非縣名也涪水經府城下故謂之涪上涪指逵當時有盛名其偁搏如

此非虛也森楷案舊志名當是傳寫有掇誤耳逵自有傳在流寓

晁公武字子止鉅野人禮部尙書文元公迥之來孫右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文莊公宗慤之玄孫也晁氏在宋咸平景德間以文章學術爲天

下甲門數傳而後流風不沫如詹事說之有景迂集進士載之有封邱

集知州補之有雞肋集司錄詠之有崇福集處士冲之有具茨集一門
著作之盛無與倫比冲之卽公武父也公武少承家學具有本原儒雅

黃廷桂通志作公武字子口正靖康未辟亂入蜀紹興中授榮州司戶累官知成都府數文閣直學士吏

從容輝映朝宁累官左朝奉郎紹興二十六年來知合州實繼馮搏之
任然搏以前至於李宏皆以他官權知無真除者公武視事以為缺守
七年未有經遠之計乃長顧卻慮宵旰勤勞凡有興革皆為合民深謀
必可百年不敝乃始勵精從事雖未能即至而心嚮往之在官二年政
聲卓著秩滿當去乃為合州廳壁後記皇祐五年進士劉公儀有合
州廳壁記故此為後記云曰
刺史廳壁記始於唐而顧況元結之文最著按況湖州所記才百餘人
而名德如謝安石顏清臣之徒傑然表見於史籍者凡數十公故其地
冠簪之盛常敵天下三分之一結道州所記有徐李二公而已訪之耆
舊餘多貪猥昏弱以衣食之故侵冤細民故其地井邑坵墟主名殆盡
君子謂顧之善善元之非非於是乎得春秋之旨矣然則壁記者其可
廢哉予日者代匱於此顧此邦缺守者歷七年事多不理少間求其壁
記得其刻石列乾德以來翟美以次名氏其後雖有續書則往往失其
官闕歲月命搜於故牘補焉而闕其疑遂取陳昂至王輔三十二人別
刊之兩石所記通七十有七考之圖書其賢固不及湖州之盛而父老
所言其惡有甚於道者嗚呼一州雖狹而綿地千里人物盛衰戶口增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 一上 十八

耗皆繫於刺史詎可忽乎哉今也秩滿引去使民無得而稱則已可媿
況復蒙被惡聲顏其厚矣乃題其前以自警且為將來之監云公武又
嘗建樓於麗譙南未訖而罷後任景篴繼踵成之貽書公武求名其樓
且為之詞公武因記之曰魏大統初於巴蜀要津置合州森楷案魏書
地志並無置合州之文而周臣念華辭胄皆為合州刺史則合州
實為魏末所置無疑然地志無何帝何年置之明文則存疑而不論焉
可矣元和郡縣志言魏恭帝於東宕渠郡改置合州已嫌杜撰無据此
乃云大統初攷大統是西魏文帝所改元凡十七年又歷廢帝三年乃
至恭帝則二十年矣未諗昭德何据而鑿鑿言之如其山曰龍多曰銅
其山曰龍多曰銅
梁上接岷峨下繚甌越或斷或續屬海而止所謂南戒者也渠嘉涪合
流於城下貫江沱通漢沔控引夔川偕人於海所謂南紀者也予雅聞
其山水之美既承守之意謂必有瓌偉絕特之觀暇日經行後圃周旋
四顧弗稱所期既旬歲一旦登麗譙南向而望始大愛之遂謀築層樓
以覽其形勝工未訖而引去普慈景公篴實繼之尤愛其趣乃增大規
模愈益閎麗貽書求名與記予謝不能而堅請不置因取古人秀句以
清華名之且為之言曰今茲樓高出雉堞之上挾光景臨雲氣倚檻縱
觀仰則兩山錯出林巒蔽虧於其前俯則二水交流島嶼映帶於其外

黃廷桂四
川通志載
公武為安
撫使時米
價騰貴人
民告饑三
武以錢糴
萬餘貫糴
米六萬石
專充平糶
以備久遠
民甚賴之
則公武固
循吏非徒
文傳而已
左今補錄如

四川通志
選舉門有
進士韓炳
仁壽縣人
不知即此
炳否此

當霜氣澄鮮淺瀨清澈及夫雨潦時至狂瀾怒奔而迅帆輕楫常出沒
濤瀧蕩潏之間當風日駘蕩花明草薰及夫林葉變衰呈露巖岫而猿
鳥騰倚每隱見於叢薄晝靄之際其水木之變態異容蓋如此雖文章
若甫與樵固嘗極思摹寫而莫得其梗槩焉亦可謂瓌偉絕特矣傳曰
登高望遠使人心悴然是以王仲宣顧瞻荆山而懷土不以窮達異其
情范文正公臨瞰洞庭而憂世不以進退易其志雖若不同其有慨於
中則一也何當與公杖屨挈壺觴共飲其上耳目感觸亦必有慨於中
酣而歌歌長而慨慷醉而舞舞數而凌亂徜徉徙倚而不顧日之夕也
然公久以治最聞於時將大攄其蘊以致君利民而予斥廢以來無田
廬可歸旅思彌惡文正之志公蓋有焉仲宣之情予則未能忘也紹興
二十八年七月辛巳昭德晁公武記昭德先生公武外號也森楷案昭德縣唐置
屬劍南道真州在今四川茂州西北於公武風牛不及豈得取以未幾
為外號蓋公武所居里名或以為公武之貫大誤今附訂之如此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 一上 十九

州為合刻之是為衢本袁州朱希弁分別為兩志又加以朱氏藏書目
錄為附志一卷攷異一卷非公武之舊矣公武後以殿中侍御史召還
朝遷侍御史隆興二年湯思退罷相洪适草制詞頭作平語公武以為
依阿故相劾之當時偁其骨鯁太學生張觀等不察誤以公武及适並
為湯思退黨請加貶竄孝宗大怒欲重罪之公武及右正言龔茂良同
入對為掄解乃止乾道初轉敷文閣待制四年出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與宣撫使虞允文籌畫軍食同心共謀大有利便五年允文內召以王
炎代不復能如允文和衷事聞特詔罷四川制置使歸宣撫司召公武
還進敷文閣直學士七年轉臨安少尹時皇太子領臨安尹難於其副
以公武才用之久之除吏部侍郎出知興元府以束吏愛民號為能政
卒官張乃孚合州志續通鑿宋孝宗紀岳珂程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未收書目提要歷代名賢氏姓譜
韓炳不知何許人乾道五年以左朝散郎知合州視事未久權知赤水
縣事趙楸以修學請炳許之工訖楸為記曰庠序教化之本在今期會
紛紜中金重于羽之譬也豈俗吏所能權衡哉合為郡數被水旱調度
最 急迫跨鼇韓公森楷案跨鼇非郡縣名非官名又似非字號不守之

於彫敝之後賦斂簿書獄訟凡守所以爲治者下車皆未及省首訪諸學得治之綱禮行而民敬義尙而民服令信而民用情於是若挈裘領而頓之莫不順治赤水在合五邑中民甚良士甚愿第田瘠而民甚貧比吏侮其良狎其愿欺其囂於訟而強取贏焉遂以病告幾赤立矣賴公至撫而摩之民庶乎其有瘳楸於是歎曰庶繼以富富嗣以教聖人仁民之次第也今吾邑賴公生息之政駸駸乎富庶不可使教化之本不並行焉乃亟請於公以爲邑故有學久荒不理前後束以通衢介然用之成路囂爲塵土之區士倦遊焉夫河之潤尙能九里況泮之浸在境內哉邑有籍於官之木二百章有奇請以是一新其陋公欣然畀之楸實親董其役建高堂以窒往來之衝北望龍多諸峯若屏若翼有飛騰天矯於半空之勢聯翩以屬乎堂開室西嚮校試者直焉堂之南飾兩廡爲齋鑿池疏渠引水其間左傍曰采芹右傍曰采藻使士游息其中者知爲之流澌也學舊有四齋制度卑陋不足以容多士闢而新之今增三焉突故不黔士不素養也今創爲之庖寢食非學所求安者而菁莪之育云爾殿止一級堂陞不峻門無外闔牆仞不肅迺築階而副

之植雙門以外屏其制邃深有不得其門而入之嚴學左右環溪瀕溪築垣秋潦至衝決隄岸則牆敗歲苦之迺鑿石以浚溪基岸以厚牆似不爲溝澮之驟盈涸也闢路以左旋合於一塗溪光竹陰繚繞而下學遂不僻左亦不喧囂而邑氣象隨以雄古士始見規模相與太息協贊之捐竹以箇計者二千有奇傭役以工計者三千有奇糧以石計者百錢以千計者五倍其糧之數經始於六月癸巳落成於七月癸酉凡四十日而明窗棐几森然而備匠役不出於民之力者世無是也移左而爲右以私而易公是得爲非民力乎然靈臺之與驪山不可同日語也斯役也楸竊以爲無媿乎古雖然公之所以惠顧學者豈特急世之所緩以求賢於期會之俗吏爲名哉誠知國之興衰由人材人材之邪正自學術學術之是非係乎教育也使士遊於斯而不志於學志於學而切切科目之文不自得資深居安逢原以深造乎道出而以正心誠意治天下國家則士爲負公之教而楸亦預有罪焉士相與戒曰唯請以是記之楸詞蓋歸美於炳然亦炳有興學之意乃能如響斯應也否則觸聞罷而已矣復何學之修哉且炳以五年任六年受代不過期月間

四川通志
選舉類有
進士趙楸
是井研縣
人未與
此是與

而有修學之事記中所偁得治之綱無媿辭矣故具錄之

張乃孚合州志

趙楸字■成都人性不諧俗雖博學能文而所如弗合楸視之泊如也乾道中爲赤水縣主簿旋攝縣事請知州韓炳修學得許旣成楸爲之記事具韓炳語中未幾坐他事罷去久之起故官稍遷復以事降授承務郎利州安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淳熙六年因龍多山道士之請爲撰至道觀記曰嘗過涪江而東遙望見數峯突兀聯亘崗嶺而下若將飲於江者龍多諸山也循而上至山之麓見嶄巖一石如灑灑如孤山介然特立無尺寸土傳其膚乃亭亭見一栢殆三十許圍如車蓋如羽葆蔽乎其上者龍多之勝也余爲邑簿過江見之心目爲明邑小而賦薄職以簡日攜酒與書遊山中爲僧廬者十之九獨嶄巖之石巨柏蔽乎其上者爲老子之宮屋數椽一道士小冠而蓬髮弊衣而菜色顛倒手板以揖余入歎老氏出中國與吾儒相馳逐同言道德仁義其見識特小小不同不至如佛出西域異國最晚入中土其言最背戾於聖人然其徒占據江山盡割膏腴形勝之地又所建置輒豪華人爭以金帛棄予之視老氏清淨少思寡欲者遼絕非但龍多然也然亦其徒不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名宦一上二十一

自植立方嗤鄙之至其上則青衣藍縷男女老釋數百輩挽木運甕雜作其間道士麾以揖余曰此貧道妻也子也此晉馮蓋羅所隱居永嘉中盡室僊去見之道藏列仙傳可攷不誣自唐爲至道觀歲久隳圯貧道赤手上山結茅以居方將凹突而坎之凸缺而累之架空而閣之凭高而梯之一侈仙居甲茲山而軋釋氏之廬道不足以動人而施者寡寡不足以贍眾而役者希不過與妻孥雜作耳余且怪且笑不復詰一日旱甚余攝邑命道士禱焉期之曰若禱而雨當助汝始夜月如晝道士以其法噴水布氣拜跪伏地汗洽背俄頃風從西北來吹雲滿空夜分雨沛然下連日夜秋遂大稔余以萬錢予之施者雲集未幾余以罪去逮今年三得道士書頗誇其所曰傑閣空飛峻梯雲躡事帝有殿儲真有祠栖息有室給養有庖用錢一十鉅萬粟五萬三百三十四鈞木二萬材竹三萬七千箇石二萬株積三十萬二千工累五千四十日未敢遂以爲甲也貧道憊矣官每水旱必禱禱輒應部使者遂以其事聞蓋羅封真人號冲妙鄉所見青衣今皆爲道士其徒四五人亦豈偶然哉幸無忌望電之日爲之記且道家者流其原出於易其修煉之術

醮祭之法皆本之五行取諸八卦尊陽而卑陰得易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粗而不精高者以能飛昇騰躍出於形骸之外下者爲人禱祠祭祀而能有感召致雲雨使學造其妙則道家者流潛天地贊化育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氏等矣今道士又區區以土木與西域異國之教爭勝負於形器之末惜夫雖然精神之所專志氣之所一能幻空爲實化無爲有視世之道士好貨財私妻子者不又賢乎因爲之書道士李姓名道備妻子蓋未出家爲道士時有也其文排鼻自喜蓋亦如其人云

張乃孚合州志一統志

任逢字千載睢州青神人任爲睢箸姓自光祿孜知州伋以學問氣節名亞蘇氏時偁大任小任孜子伯雨官右正言疏擊章惇蔡卞屢遭貶徙志氣不衰遂以直震天下逢承累世名德習與性成母史尤賢達逢未龔時其父教授廣漢成都間史自以詩書誨逢及逢垂髫卽督令游學他郡且諭之曰自吾爲汝家婦逮事女曾大父知嘗從李裒工詞賦年七十猶累試春官汝父祖俱屈武陽女不自力以亢而宗吾將奚望逢聞之慄然由是不懈益勤淳熙七年登進士第宰相趙雄器之婚以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一上

二十二

其第三女釋褐西充縣丞慶元初調考瀘州貢士時韓侂胄擅朝權炎薰灼道路以目逢發策以漢王鳳事爲問意以譏切時政言路謂其賣直要譽欲抨擊之禮部尙書黃由聞而惜其才亟爲掇解得免當路又以風成都帥臣傅致其事臺府知逢賢卒莫敢舉而彼此觀望亦無敢寄名雷霆以相汲引者而逢遂由此落落不偶矣母史泰然曰疏遠小吏禍且叵測敢復榮望但不得罪於名義卽所就多矣逢愈益自勵久之起知溫江縣乃值吳曦反史戒以死守曦敗論保城功遷通判嘉定府事加朝請郎嘉定六年除權知合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甫視事問知州民患水而單煦舊隄且圯乃重加修築旣成逢爲記曰古者州牧刺史必求斯民利病而罷行之日夜以思思之審則爲之也勇若徒弊精疲神於簿書期會之間抑末矣余至郡之三日延見吏民仰視屋梁水舊痕倍尋蓋不特半扉而已席未暖之明日臨流修禊可以久虛好生之德不可以不推廣生齒阜繁不可以坐視九重萬里位卑職下又未易叫號直叩則急以馳告大制闔安公公勳名昭冠一世前此哀兇蜀六十州至今咸有仰父俯子之安尙汲汲民事首捐緡錢風厲諸

臺來助因周視江上考厥興廢之由治平四年單隄初成吾州程公之才令石照實與斯役之才卽不媚時宰之意能與東坡相歡如初者其風節可以想見也紹興十四年楊侯師錫增修近亦得其記載年月於泥沙埋沒之中自治平至紹興紹興至今凡一百四十餘年甫再修築宜其廢壞罅隙狐兔窟穴驚湍怒濤乘其激之暴漲不測之爲民病也楊亦眉人於是邦人合辭以爲凡三興築皆吾州之仕於此者爲之興廢豈偶然哉遂隔江伐石平方直其長踰尺以數計者萬五千六百有奇士運杵築以人力計者七萬九千八百有奇增卑爲崇培下爲高象鼻落成犬牙相制巍然增級而又隄身縵回半空虹貫延袤七十丈有奇始事於冬之十月竣事於次春之三月工徒廩食悉視私役分命同官日勸旬勞至有不由率而欣然以酒穀來餉者不奪農時雖勞不怨襁水故事命黃冠奉香火箋天惟謹佗郡之不講行者茲始創見又明日鳧鷖行抱案直前鳩集津渡操舟之人曰某舟載庫某舟載寮屬至內而浮家泛宅外而兵仗之屬亦各預籍定名姓俾水至畢會惴惴動色余曰吁此特事之常者也自其變者而觀之一旦暴漲彼稍稽於

從令則瞬息俄頃利害立判而况涪漢合流州因以名宕渠水衝射直齧城下其勢犇猛莫可禁止倉皇緩急顧何以爲國不此之務而誰務按圖夙戒舟楫自謀則善矣而一城生聚悉棄置不卹豈弟爲民父母之意安在自是寢驚夢愕日訪防捍備禦之策則治平間有單公者以光祿卿來爲州於漢水上流築斜隄至今名單公隄歲月荒老頽垣斷址出沒於荒烟野艸之間是以未及二百年而水頻灌城市輒成巨浸累日淵渟公私狼狽流蕩徙避前爲州者一再奏請乞降祠牒朝旨屢下措置支費奪於他事而艱爲力輒相顧因循中輟雖然江河淮濟皆水也河患最酷乍決乍塞漢沉白馬玉壁菑石塞茭而王尊欲以身填金隄止宿廬居水波稍卻江爲四瀆之首涪漢雖大川其視河固有間矣而獨不可致力乎宵旰勤卹幽隱之意不怨余亦未嘗不愛其山川姿態之美而輕車小舫雜於漁篷樵屨之間往來巡視也近之君子凡所興作必欲自己出多以循前人軌轍爲陳迹可恥使後之來者亦猶余之視治平紹興間歲於夏秋霖潦之餘伺其稍有虧缺隨卽補治則可保永久而長存倘待其極敗大壞而後加意則前行而掣其後左動

而右不應束手無策豈不重有愧於斯民歟繼者勉之單公名犯泰陵嫌諱故不書後又勸修合州塾江志有序互見前志語中皆能舉其職有賢聲然終以伉直不爲臺府容母史飭之曰吾視汝骨相疏薄且徑情直行與物多忤是吾所念也然淹速當知命逢遂上州印綬告歸道渝州會故人程叔達遇孫奉使陝部迎見相勞苦曰他白過姑蘇見黃子由云聞子以策上拄權臣嘉定詔書增秩甚寵然初議有請逮繫制獄者儻知之乎母史嘆曰吾固以念汝之多忤也人因謂非此母不生此子雖滂母亡以遠過云數年史卒年九十餘矣服闋起知隆興府以壽終逢故與蒲江魏了翁有連瀘策事解黃由與逢書記其始末時賢多爲序引或題識之了翁亦跋其書後云吾於此蓋有感於天理之不可已也氣數屈伸之變人事昏明之感天下治忽之機常必由之此猶陰陽晝夜一長則一消不能獨無者雖然其所以主張是者則未嘗一日無也節之詩尹氏以太師秉國鈞方茂惡怨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旣誦言之而其亂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巷伯之詩彼譖人者方幡幡其詞好好其容寺人旣深詆之而其亂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詩中譏刺

之詩率多微婉詞義隱匿姓名至於自狀其人甘於抵冒忌諱如此類絕少以其時考之此何時也而是理卒不可泯漢唐以來殺戮竄流之禍至施諸士大夫而以言罪者相望國朝以仁厚遇士士生其間遇所當言不問親疏故舊也而新法之議紹述之議和戎之議皆柄臣之威力劫而行之屏逐異己摭摭史事羅織口語箋注詩文告訐書牘考諸道策題摭舉人文字搜遠方亭館亦云極矣而禁防愈密公於觸犯者愈眾人之惡不善如惡惡臭凡皆實理之不能自欺者况祖宗德澤涵濡非一朝之積及其隱於心而不自知其不可而言之也雖刀鋸鼎鑊在前亦奚暇恤哉任君同時被指摘者一在閩一在廣地之相去也各數千里而不謀同心何可以人力殄滅者余嘗熟復究玩蓋以是自信任君幸母以自足得位得時事有大於此者任君其勉乎哉了翁爲宋末理學名臣此跋訓詞深厚文章爾雅因并錄之

張乃孚合州志鶴山文鈔

史堯輔字充甫睂州丹棱縣人先世有名恭克者攝丹棱令於乾德初死全師雄之亂詔贈侯爵賜廟褒忠入傳至堯輔狀貌清癯若不勝衣而明悟夙成年十二三卽受春秋於橫舟劉有真同門者百數已翕然

歸重焉旋與蘇文定諸孫講學於德溪旁通六藝之文夜以繼旦粹諸儒先嘗所傳授傅以己意趣詣益不凡爲文識古今體勢詩調尤脫棄凡近開禧三年以易學冠同經生中類試高等是歲韓侂胄誅明年諸嘗與韓忤者以次召用朝野交賀堯輔對策廷中獨抗言曰陛下謂去一權倖足以爲更化邪霍山之去未幾而漢之權移於內侍矣梁冀之誅未幾而漢之政出於五邪矣唐誅權臣憂在宦官及誅宦官憂在藩鎮云云眞德秀得其文第之前列爲詳定官所抑以冠乙科調永康軍青城縣主簿歸未及里丁母憂明年喪父柴瘠加等前吏部郎雙流范少才聞其賢合里中子弟而授之室人人自以爲得名師除喪調昌州大足縣尉未上上謁帥司見留入書局與修職方志昌州守黎德立移書請攝其郡文學以思職勤事見重昌元多盜民隸吏以避役堯輔白令簽派惟均并兼之民隱田詭戶繇賦不平又白守第其高下爲之籍且以聞諸朝民僉謂便程遇孫宰丹棱尤善堯輔請於制置使董居誼得充歲薦士遷從事郎調合州推官嘉定九年類省試調充點檢官加宣教郎致仕魏了翁將漕東川知堯輔才招致幕府未赴而卒年四十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一上

二十五

四堯輔平生澹貨利奉賜聽其家人自取率緣手盡已惟破裘敗絮精誦苦吟窮晨夜不能休以是終其身焉喪歸僅有雜藁及諸經講義五

十卷自隨無餘貨也

鶴山文鈔史君墓誌銘

冉璉播州人與其弟璞並有文武才用隱居蠻中前後闔帥辟召堅不肯起聞余玠爲四川安撫制置使有賢名乃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同詣府上謁玠亦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卽出見之與分庭抗禮賓館之奉皆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迺爲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覘其所爲則璉兄弟終日不言但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眾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不謀於眾密以聞於

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璫爲承務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一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城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遂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以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而蜀乃可守矣

宋史余玠傳

璫璞並卒於官詔祀名宦

張乃孚合州志

以上宋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生五歲父且卒指德輝謂其家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眾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及卒德輝號慟如成人適歲凶家儲粟纔五升其母舂蓬稗炊藜苳而食之德輝天性孝悌操履清慎旣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乃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充足甘旨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已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隱不足以悅親善身天地之間人壽幾何惡可無聞同腐草木也乃謝絕所與游少年求先生長者講學以卒其業時世祖在潛藩用劉秉忠薦使侍裕宗講讀乃與

竇默等皆就辟癸丑憲宗封宗親割京兆隸世祖潛藩擇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從宜府以德輝與孛得乃爲使時汪世顯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德輝乃募民入粟綿竹散錢幣給鹽券爲直陸挽興元水漕嘉陵未期年而軍儲充羨取蜀之本基於此矣中統元年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僞鈔結死黨殺人德輝悉捕誅之令行禁止然事多不白中書由是忤平章王文統意去位三年文統以反誅德輝遂起爲山西宣慰使權勢之家籍民爲奴者咸按而免之復業近千人至元元年罷宣慰司授太原路總管時潛藩故傅相無有出爲二千石者帝以太原難治故以德輝爲守至郡崇學校表孝節勸耕桑立社倉一權度凡可以阜民者無不爲之嘉禾瑞麥六出其境五年徵爲右三部尙書人有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德輝曰此叔殺之無疑遂竟其獄權貴人爲請者甚眾德輝不應罪狀旣明請者乃慚服七年帝以蝗旱爲憂命德輝錄囚山西河東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爲厭勝謀不利於己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寃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爲將搆陷其妻也召妾鞫之不移時而服遂杖

森楷案姚
燧牧庵集
皇子安西
祕書至元
八年授中
奉大夫參
知北京行
尙書省事
尙書省尙
九年罷尙
書省以故
官參知北
京行中書
省事

其夫而論妾以死皇子安西王鎮關中奏以德輝爲輔遂改安西王相
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假牛種田具與貧
民二千家屯田其中歲得粟麥芻藁萬計十二年詔以王相撫蜀時重
慶猶城守不下朝廷各置行樞密院於東西川合兵萬人圍之德輝至
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德輝戒之曰宋已亡矣重慶以彈丸
之地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民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曩日
兵未嘗戰中使奉璽書來赦公輩既不能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
至反購得軍吏杖之僞爲得罪使懼而叛去水陸之師雷鼓繼進是豎
其不下也中使不諭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復命如是者非玩寇而何况
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成功哉德輝出未至秦瀘州叛
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四年詔以德輝爲西川行樞密院副使
仍兼王相諸軍既發德輝留成都給軍食是年復瀘州十五年再圍重
慶踰月拔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皆下而東川樞府猶故
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德輝乃出合俘
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珪以天子威德遠著宋室旣亡三宮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一上

二十七

皆北我朝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爲書以禮
義禍福反復譬解之以爲汝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
於宋之天下彼子孫已舉天下而歸我汝猶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
於所事不亦惑哉且昔此州之人不自爲謀者以國有主恥被不義之
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矣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盜遇君竊君首
以徼福一旦不難也珪未及報而德輝還王邸旣而合州遣李興張邵
十二人調事成都皆獲之釋不殺復爲書縱歸使諭其將王立如諭珪
者而辭益剴切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即使興等導帥幹楊獬
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德輝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皆曰公昔
爲書招珪誠亦極矣竟無功而還今立珪牙校也習狙詐不信特以計
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誠降德輝曰昔合以重
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已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人之功者
誠懼公等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而快心於屠城也吾
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卽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
民而罷置其吏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十七

年置行中書省以德輝為安西行省左丞是年西南夷羅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壓境德輝適被命在播乃遣安珪馳駟止三道兵勿進復遣張孝思諭鬼國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李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即身至播州泣且告曰吾屬百萬人微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蔑有二矣德輝以其言上聞乃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酋為宣撫使其後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譖德輝于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肯妄受寧有是耶德輝卒年六十三蠻夷聞訃哭之哀如私親為位祭者動輒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衰經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為發百人護喪興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率其民立廟祀之

元史本傳森楷案黃廷桂四川通志名宦類以德輝為合州久不下遺命克城盡屠其民宋守地立為元兵所逼乃間行至成都請降云云張乃孚合州志同據元史有潞州屬中書省晉寧路為今山西潞安府輝長子順天人有潞州書省大潞州通誤也今卯為元至十六年即王立降李德輝己卯而德輝受命撫蜀則在其前五年實為元至十年乙亥當此云輝受命撫蜀則在其前其目而詔史百官志無川行則密時以副使各兼王府相非總制也德輝初原有一領西川在德輝官志四行則密時以副使各兼王府相非總制也德輝初原有一院何年為定而十三年未嘗為總管則紀不十年仍兼四書總帥事若川合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 一上 二十八

東西者然三誤也憲宗紀言六月帝不豫七月帝崩於鈞山不云有遺命續通鑑同而云遺命紀言六月帝不豫七月帝崩於鈞山不云有命德輝敢受遣李興張郃十人屠城將置命於地復為書也德輝言合州等請降帥楊立獬自懷至成府而釋五立誤以元兵所紀乃歸問之使成等請降帥楊立獬自懷至成府而釋五立誤以元兵所紀非謬證種立傳遂為正丹青乎寇宗重慶志全承譎傳易之無所改通志一較張為識而附訂之此氏慶志全承譎傳易之無所改通志也今依錄史致有訂見觀一節疑全承譎傳易之無所改通志不合事者錄人之致有訂見觀一節疑全承譎傳易之無所改通志矣亡友射洪劉光多謨或縣志錄以省繁冗亦必字號籍貫應備具之考語如章乃誠氏所得也以上元

唐珣字廷貴江南華亭人登天順元年黎淳榜進士四年選授合州知州以廉介有經術知名在任期月政化大洽乃疏請於朝修葺州城得可八年城成馳書請於黎淳為之記曰先皇帝天縱聖神森楷案明史於八月故僂先皇帝也 以人立政於守長尤加重乃復辟紀元初親拔進士甲科三百人而遴選其通政有器局廉正識治體者俾分牧諸郡縣急先務也進士登名龍虎其恩勞踰越常典志願高出眾流既尹二方靡不竭忠以建功名興事業圖報稱也若今蜀之合州守唐侯珣字

廷貴是已侯初視篆適蜀土侵漁成俗民窮且病砥柱中流持冰檄以率下寧失諸侯之愛無傷小民之心久之頽波稍振始克自立乃課農桑修學塾鋤強暴削姦吏清獄訟省財用葺公署壇廟館舍之墜者州治偉然屹爲川東重鎮天順壬午盜起峨眉蔓延資簡遂寧間三川騷動維時諸守長或戮或竄或被擒獨合州以有備不敢犯蓋侯恩信素結人心而威力又足以制其命云耳然侯自計恩孚一時或不能被后世威振一州或未可及遠方一日率僚佐出飲釣魚山晚登純陽而眺焉慨然有千里金湯之志乃疏於朝以城城請詔從之州舊有城相傳元季明玉珍吳有仁創築非也按唐置合州時已有會江樓城非元季始明矣侯周覽故基惟北面稍存東西南悉已夷爲民居於是度閒曠之地移民築室而役五千伐山採石陶甃簡材卽故址砌爲石城週迴二千九百二十四丈高一丈七尺基廣一丈五尺上徑一丈三尺東南濱江西抵濮溪北據瑞應純陽二山卷石爲十一門東曰迎暉廣濟望江西曰落陽演武觀德南曰阜民修文會江北曰迎恩瑞應門各建鼓角樓樓各爲三簷高三丈有奇經始於癸未年十月落成於明年八月

公不費而財備民不勞而事集蓋自是合始爲完州矣學正章君敬馳書請爲記惟太史氏樂道人之善謹敘其事以告於合人曰天子仁聖克爲爾民立賢州長爾州長又才傑克爲爾民設茲天險皆千載一時也今使爾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凡官於斯修文講武者各得効職業旁制屬邑無寇攘之警非賴斯城乎使爾城郭溝池以爲固四民得安其生臣得以忠於君子得以孝於親夫婦兄弟朋友各得以行其志非賴斯城乎使爾金墉共萬雉凡騷人墨客走傳乘輶登眺於此得以覽水光挹山色舒暢鬱湮嘯歌風雅非賴斯城乎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唐侯有焉詩曰無俾城壞凡官於斯及爾民皆不可忘也天子之德寄州長宣布州長之德在爾民及爾子孫之心爾克保之則此城暨爾子孫可千百世長存也爾敬圖之予愛榜中得人最多學正又故交故得詳聞其事請以此勒諸貞石凡相其事者皆可尙刻名於碑謹記涓文雖不工而紀事實實亦合州一掌故也珣旋以秩滿去官成化初復任更修學校飭武備廣積儲爲州人謀久遠士民皆深德之御史費廣歸里與珣語及養心亭故址珣卽覓得其地爲修復之廣爲

之記具廣語中珣後累官至都御史卒祀名宦州人別更建祠專祀之

張乃孚合州志

蕭墳廣東南海人成化八年任合州知州州西南瀕涪江數苦水患墳下車卽訪知之擬舉單煦故事爲隄障以禦水而造端宏大數月乃於涪水上流築長隄殺其洶湧之勢民得澹災及卒思其遺澤崇祀名宦惜繼任者不加增埤今僅有一二基址之存不克與單胡二隄巍然並存非墳之不幸也

張乃孚合州志森楷案黃廷桂四川通志云墳以宣德初任今未知其諡姑從舊州志并新訪得者書之

譚昇雲南瀾滄衛人成化初知太和縣九年任滿遷合州知州以文采風流輝映僚屬嘗遊銅梁山有詩并序曰成化九年冬余解組太和徵守合陽越月謫事廢篆

森楷案此四字不甚可疑循歲暮歲初望後封印之例故序中未嘗有感慨語也

一日郡學司訓王先生綸封先生縉詣郡白曰州南五里許有銅梁山觀佳趣播人瞻聽請乘暇一遊康遣所羈余憫郡罹災潦民艱於食欲循行春麥可以命駕遂出郡博周先生彥署篆亦置事偕行焉銅梁司訓施先生銓亦以秩滿邂逅焉渡南津三里許有他岐從者告曰山雖逼郡僻險轍跡甚稀故道日爲民所築絕乃下馬步行入觀道士禮迓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一上

三十

山下石磴峻隘不可輦騎客相猿攀而上施先生病肥匍匐磴石弗克進余與憩候柏陰中良久始至復讓升及觀竹木蒼鬱烟霧溟濛猶不識其至也汗浹客衣相視談笑中一二客有悔遊色道士曰至也自中導入坐客堂右佳茗畢獻相率次觀於巖巖覆以樓石洞四前刻像左鑿門後通三洞石床各一鼎爐支石備在道士謂閭丘仙煉丹處也循巖而西設石枰有巨棋子道士謂舊者不存茲則生員駱祐所製者命從式布與施先生博之施北數局咸笑其不武先生自謂讓尊意也巖上有詩霉暗不可讀又西而南泉出巖下清澈可愛道士謂間有白蟻出沒疑爲靈物汗服生寒姑休洞坐道士獻菓竟復升觀於東北巔三江東走百山聳環盡田禾黍足町畦較然如畫是時風和烟斂天宇晴廓竹木颯然有聲從者皆悅客亦樂而忘倦王先生邀坐樓上勸酒酒旣俄太學生戴經余伯政戴瓊生員戴璉皆家山下者亦攜酒果至勸酬殷勤道士歌青天侑之辭有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之句意謂人心本明無蔽於欲欲一萌心必爲之昏蓋道士寓意規諷客醉多飲亦不知歌云爾戴生見客解嚴因請題詩余素拙吟然景觀興

生言不容已聊賦五言律並紀歲月於壁左右夫吟之工拙則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詩一首見文在而銅梁洞乃無其跡或當日雖有詩序

未刻石與

張乃孚合州志森楷案官師表昇名下注云詳宦績而宦績乃無一字及昇同一卷內顧不相照如此噫嘻

金祺字崇厚浙江麗水人

釣魚山王張二公祠碑記僞括蒼金祺案隋書地理志括倉縣屬揚州永嘉郡在今浙江

處州府麗水縣東南即麗水也倉亦作蒼同音之轉

工詩文登成化年進士弘治二年任合州

知州學優入政舉措裕如四年重修州學宮爲碑記曰聖朝一海宇設都邑建學校錄秀民而收之以師孔子洎諸賢及三代以下諸儒之有功吾道者上以盡報本之誠下以使學者瞻仰興起有所成就命有司以是爲首務而責成憲臣方岳監司所至必加之意一何至哉合州之廟學前此長貳每有剏建修葺雖未稱治猶可也比年毀於水火侵於民居以凶荒雖小圮莫能治遂因循至極弊大壞廟不足以棲神學不足以聚徒宏治己酉四月祺承乏州事謁廟之餘升堂聽講瞻顧不自安思所以新之然賑發方急不敢言竊嘆朱子請修白鹿洞書院謂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後皆復其舊獨此儒館莽爲荆榛况境內寺觀鐘鼓相聞殄棄民彝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諸儒禮義之

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乃寂寥如此然修復此洞蓋未足爲煩又念草廬先生修學記謂吾儒之徒不如釋老之徒能尊其師欲爲之不敢輕舉靜自經畫地必闢而後可基必崇而後可制必更而後可宮室之材類皆朽腐可任改作者僅什一必求其良聚之而後可然闢地必將奪民之居崇址必將勞民之力聚材必將伐民之材百藝之工百工之食皆民也役巨費繁且分不得以專爲然則若之何而後可幸而天子崇重儒術罷黜異道歲庚戌詔天下凡私創緇黃之居悉毀之歸其徒於農時巡撫都憲貴溪丘公奉行唯謹檄諸司以毀材買之以易粟備荒民惑於襪祥鮮克從祺始得請以其材建學適重慶太守蘭陽毛君巡行至郡視學地見侵於民召諭之悉還焉是歲復小饑祺乃請聚粟募貧民傭給其食以轉是材巡按御史安成歐陽公偕藩臬視學亦謂壞極宜新命祺力爲之又請於督學僉憲歷城王公乃辛亥八月興役既復侵地又買民居十有一家始僅足爰因地之宜廟於左學於右計宮室廣袤之度以授匠氏俾相材爲之舊地多糞壤卽培使崇恐不克勝重發去見硬土乃度立柱所疊石方尋崇丈以承礫乃仍求堅土實之

森楷案四
庫全書總
目鄒立齋
遺文集下
智墓誌偶
所著有立
齋集藏於
家攷祺在
任之日立

廟與明倫觀頤二堂皆然也廟之爲門者五高將四丈蓋以其材之良不忍裁斷非欲侈舊觀也聖賢像遷自舊廟不更作堂亦五高不及廟者丈廟之前東西爲廡各九間又前爲列戟之門五而闢其三東西各爲厦東祀興文之神西虛焉有事於廟前董庖者居之又前爲櫺星門舊有尊經閣壯甚在廟前跨城而立卽城三其闔始以備戟櫺星之制今移置廟之後以其址爲通衢而闔塞焉閣之後爲贍學之廩堂之前四齋法得爲齋者三東曰明德西曰思誠義正明德齋之下餘一齋爲神庫庫之南爲神庖養正齋之南爲濂溪先生專祠蓋先生嘗爲州簽判過化之地也又南爲儀門門之前爲儒學門堂之後爲觀頤堂饌具在焉又其後爲學職廨舍西爲諸生肄業之居神庖前爲門曰致潔供祭者由之專祠前爲門曰致道肄業者由之繚以周垣墉高而覆厚櫺星之東傍元妙觀故道也今別取道則其地隙矣垣而建亭樹鵠爲射圃廟學之東西爲兩坊左曰儲真右曰効實制尙堅樸材無異產圖可久便修葺也鄉大夫洎學之師生強祺爲文記其事嗚呼此祺職也亦不得已而爲之也何足書竊惟吾聖人之道不繫於廟之建不建然敬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一上

三十二

不可無幣將之也吾聖王之化不繫於學之建不建然工不可無肆居之也此祺所以不得已也或曰是役也材有處矣工有餽矣民不勞矣可書也噫有是哉何者非民之力何者非民之財何者不拂民之情而敢爲其事而避其名哉故以朱子之德興復一書院且以老佛之事反覆譬擬而後得請今乃毀彼之居爲吾夫子之宮毀其徒談空說幻之室爲吾徒進德修業之所吾人得免於不如其徒之尊其師皆聖天子之所賜也誠不可無紀祺區區董役之勤何足言第欲嗣祺以守者念此時此事之不能常有民之財力不可重傷且勞也脫小圮卽治之母使至極弊大壞如今日之不得已亦不可無言也若乃吾夫子之道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聖賢之格言祖宗之成憲具在祺何知而敢僭爲說惟相與圖無負可也七年建王堅張珏二公祠堂於釣魚山先是州人給事中王璽陳揆何悌等登釣魚山議修王張祠未果六年璽請於朝得可祺乃卽山顛故州治所立廟設位春秋祭焉

何悌新建張二公

祠堂
碑記

悌有碑記其事頗稱成事之美祺益勤恤民瘼禮接士夫治績

彰聞

內遷員外郎卒祀名宦

張乃孚合州志

齊方作古
人祺遽爲
表章之可
風也元未
錄及今補
錄于此

屠大山浙江鄞縣人成化中登進士第弘治九年知合州以實心愛民而性特廉介每歲徵糧有羨餘歷政皆取以入己大山輒用以抵窮民

逋賦一塵不染百姓稱之後累官至都御史張乃孚合州志森楷案明史七卿表成弘正嘉間都御史張

宋琢字寶之江西新喻人弘治十一年任合州知州剛介不苟自祿俸

外一無所取而學問博瞻動止皆有法度人尤敬而愛之十二年循例

祭王張二公於釣魚山見前金祺所爲祠堂諸多未備乃捐俸培修之

於是奠享有祠啟閉有門左右有廊庖湣有所繚以垣墉植以竹樹宏

敞壯麗足慰州人崇報之情思焉何梯釣魚山王張二公祠堂碑記又嘗捐俸補修學

宮亦爲人士所偁卒祀名宦張乃孚合州志

李相一作柎舊藝文志作李翹湖廣石首縣人初納粟爲監生歷仕京朝官正德七

年出知合州值歲大旱相率吏民禱於土主之神三日而雨霑足農以

有秋七月川北賊廖麻子以同黨曹甫聽總制洪鐘所遣副使張敏說

降於官軍爲背已怒而殺之并其眾轉掠川東時鐘不能戢下所部兵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名宦一上 三十三

不敢擊賊而潛躡賊後馘良民以爲功土兵虐尤甚民間謠曰賊如梳

兵如篋土兵如鬚言愈搜愈密也州民間廖麻子將至官兵追之思不

免蹂躪洶洶無鬪志相復爲禱土主言神許助我矣遂督兵與賊戰破

走之兵亦不擾民以大和相歸功於神卽州北純陽山建土主廟祠之

爲碑記曰合陽城北有山曰純陽高扼奇秀橫出天漢發源蓋自秦隴

數千里東南跨龍多牟山峰巒層疊透迤州境則宕渠嘉陵涪江諸水

隨山而出此山據三江之會山麓卽州城也形勝爽塏氣象軒豁城之

左有山曰釣魚曰學士右有山曰龍遊曰聖燈秀峰丹崖儼立相望前

則仰視大河江流旋繞烟村露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銅梁巴嶽諸山

峯嶽環拱蓋西蜀之奇觀也前人因女仙范志元遺跡建宮於純陽山

之頂竹樹陰森足爲郡人藏修遊觀之所中遭毀敗蕩爲墟莽正德壬

申余承乏是郡值歲大旱率官民竭誠籲天禱於神之土主三日而甘

雨如澍秋七月大盜卒至復禱神督兵與格大俘賊震懾遠遁隣郡俱

罹慘毒而合郡獨獲保全實神賜也神姓趙名延之字孟牛唐太原西

河人大歷中爲巴川令時資瀘夷寇縣延之率兵討平以功陞合州刺

森楷案銅 梁洞有劉 士遠和督 學易寬詩 款署嘉靖 歲次內年 而丁未則 其明年之 千支也士 達當為嘉 靖二十五年 六年任所 云大即嘉 未者即嘉 靖之十六 年成化二 非成化二 丁未也詩 內十年之 文可以活 看若死於 句下則未 達合丁未 知未猶知 合州事知 理之豈有 與今所定 任嘉靖中

史兼渝瀘經畧安撫使有惠澤及人蜀人多廟祀之合郡舊廟在城西
北隅成化壬寅燬於回祿前守郡者以地建公署廢祀事三十餘年矣
郡人以神有靈感能禦大患欲廟祀於純陽山予惟純陽州主山而神
則祀典所載者遂謀諸僚屬捐金若干及勸諭士民以備木石工用歲
癸酉秋九月興事是歲十有二月訖工廟堂寢室門宇墻垣輪奐鞏固
仍肖神像以肅恭敬命羽人以司香火開道路植竹樹觀制如舊制壯
麗過之祀事孔稱人心感孚山川壯觀斯文增輝豸史何公順卿撫諸
父老謁予曰昔范文正公守嚴州建嚴子陵先生祠堂自記之前合州
守麗水金公諱祺字崇厚有重修學宮碑記謂予宜紀述其實由是益
信王道之易易也何也恭惟聖天子嗣登大寶仁恤蒼生蠲通省負節
冗費民得休息樂於趨事百司庶職選用賢良而郡牧教官舉得其人
矧今聖德覃敷地方寧謐唐虞三代之治用光前烈永承天休神化風
行宜若是其盛也人知廟祀成於有司而不知民之餘力本乎朝廷知
人材鍾於山川而不知人心之攸嚮本乎上之躬行予特表而出之若
夫協心効力共成厥功者悉紀名碑陰蓋亦不沒其善也碑今佚無存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 一上 三十四

廟亦為羽流易祀呂仙而遙趙侯像於側州之人無復有知為土主廟
者矣因亟表而出之 張乃孚合州志參明通鑒

劉士遠字漸齋浙江慈谿人善屬文登進士第歷官御史嘉靖中出知
合州值歲災親往履勘見貧不能自存者捐俸賑之多所全活頌聲載

道其勘災詩具文在 黃廷桂四川通志森楷案張乃孚志列士遠於嘉

濮巖寺摩巖有大明丁未劉守士遠同蔡判秦覽李中丞實遺跡有感
書之二十三字据嘉靖元年壬午數至二十六年即丁未疑士遠所
題大明嘉靖是嘉靖六年壬辰其詩云儒雅風流舊遊地十年蹤
跡滿蒿萊嘉靖二十年成化三年壬辰李實題詩之實有七十年
數言之為十年不或是成化二十三年非嘉靖中任通志及舊州志所
証姑存以待詳攷

曹自重字東巖不知何所人亦不詳其仕履萬曆四十四年以重慶府
通判署合州知州嘗勸建觀蓮亭於周子書院為之記曰丙辰歲森楷

不記時王之第萬曆四十四年俱為丙辰過此則清明康熙十五年矣
年嘉靖十五年萬曆四十四年俱為丙辰過此則清明康熙十五年矣
自重此題頗為突今以張志藝文後於萬曆四十二年黃克續文之
後故以萬曆四十四年為然自重文後於萬曆四十二年黃克續文之
三年何梯王張四公祠記於萬曆四十二年均而附識之東巖曹子署
則張志次序亦不可据姑定為萬曆四十四年而附識之東巖曹子署

合州篆政暇建亭於周子書院名曰觀蓮至朱明白藏之交則見灼灼

舊志作而
則夫非斷
者文誼亦
不可通今
姑仍之下
馬闌捐冷
冷為湛冷
八字同

紅花靄翠蓋懿懿芳馨每倘佯其宅誦愛蓮之章以自樂或曰蓮有
淑惡周子之辭殆溢美也公何嗜之深耶夫蓮之根蒂綿綿蟬嫣非斷
也敷而為葉吐而為花競一時之妍不能負雪懷霜如蒼松翠栢亦越
艷杏天桃之麗爾非守也苟嗜焉而則夫非斷若則璋珪雜於砥砮清
白淆於元黃矣黎元飲毒將衝衝翳路何以為政耶非守則化杜蘅為
馬闌捐冷冷為湛湛將施毒螫冒貨賄般樂侈汰行同獍鴉吾民易子
而食析骸而爨彼方為雕堂華軒酒池肉峻嗟嗟金碧熒煌塗首豐血
也芬馥氤氳黔黎骨髓也而夫人悠悠之欲尙難極也何以為民父母
耶夫蓮淑不足以掩惡如是公何嗜之深耶曹子皞爾曰旨哉公言吾
曹藥石請觀蓮以拂惡從淑何如或人輒然而笑因命染翰書其詞為
觀蓮亭記遂刻諸石以與後之守此者共勗玩其祠意於區區一蓮而
推本言之歸於自愛其風規亦庶幾非尋常俗吏與張乃孚合州志

曾嘉表

張志官師表作曾嘉寇宗重慶志同並湖廣麻城人萬曆中任

合州知州

無表字而黃克纘鄒祠記有之今據補黃克纘鄒祠記作於萬曆四十二年若如舊志所書則曾在任二十年矣恐未必能久任如此疑舊志曾任之年 偁識政體時新安汪潛夫督學西蜀過州治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 名宦 一上

三十五

見州人所立鄒智夫婦忠節祠在空山中歲久不葺遽請於中丞直指
檄嘉表移於郭內而更新之江西黃克纘繼汪任為祠記偁嘉表崇獎
忠節得為政首務為可書云黃克纘鄒立齋先生祠堂記

吳澄時字求峰江南無錫人萬曆四十五年任合州知州州人程宇鹿
李作舟胡世賞等以二十年來州中文漸遜形家者言謂東山為異
方正位宜高峙文峰以培地脈共請澄時主任其事澄時以為可即召
高僧宗懷鳩工庀材卜日興作甫厝一基址澄時丁外艱去王邦翰繼
任以風裁偁字鹿等復申請之邦翰欣然注措三載塔成命之曰東山
慈恩寺文筆塔李作舟撰碑王祚昌為之記皆以澄時邦翰並偁誠重
之也邦翰字寧虛陝西高陵人封奉直大夫萬曆四十六年任王祚昌建慈恩

塔記張乃孚志官師表邦翰下注關東舉人殊誤疑東為中之譌然究非史法也

王維垣字伯師江南潁州人由歲貢授四川合州州同知時知州劉冠
南賢而有風力推官索賄不遂讒於御史奏逮之合民赴闕訟冤事下
撫按究治推官擒為首者將坐以激變論如律維垣詣兩臺力辦冠南
事無實百姓為賢守訟冤不當坐冠南因得復官百姓皆貰罪釋歸以

推官銜之事竟遂拂衣去寇宗重慶府志引江南通志森楷案此事不當非杜撰今以附於明代之末

由天性字純夫陝西富平人嘉靖中乙榜數試禮部不第乃以舉人就職選授合州州判能禽巨盜勸民蠶桑合人德之後又有攸縣人蔡承掄以天啟中副榜授合州州判廉介自守尤善發奸摘伏在任十餘載

平反極多內召京衛經歷寇宗重慶府志引陝西通志湖南通志亦以舊志官師表無名併附於此原文稱茲任廿載据天啟元年至崇禎十七年僅二十四年而甫中副榜未必遽能得官則至速亦當在天啟之末不得茲任廿載也今改云十餘載似較合

補遺

任忠厚字■鄆縣人有文名登政和二年壬辰科莫儔榜進士歷官合州石照縣承管句學事加承議郎告歸宣和元年巴西李仲侯字洵直妻鄭卒乞忠厚銘其墓忠厚因爲撰故朝散郎孺人鄭氏墓誌銘曰朝散郎巴西李洵直將葬其孺人鄭氏泣謂其友任忠厚曰哀乎天之奪吾助也鄭歸我四十一年吾親悅其孝吾兄嫂喜其順族黨善其睦閨闈間肅然上下咸宜之不知其何以致此吾平生飲食必適口衣服必稱體皆不戒取具祭祀賓客中饋酒食靡不豐潔若不知其所自來

合川縣志卷三十七名宦一上 三十六

吾歷官二紀餘日出莫歸汲汲於公至門內事漫不省問然未有一不如意者自吾妻之亡雖有兒婦皆幼未任事吾始稍稍親家務如秦人入齊境一二以問其風俗顧吾衰矣豈堪此追思平日家居之逸殆不可復得吾以是重哀吾妻之亡戚戚有不能釋者今窀穸有期子爲我銘其墓而慰吾悲可乎忠厚曰吾從洵直游三十年知孺人之賢詳矣敢不銘按鄭氏之先有覃爲唐賢相其孫從莘仕僖宗朝爲御史從狩留蜀遂家彭之濛陽至孺人七世矣曾祖積不仕祖行簡以隱逸被詔不起父檝邛州安仁縣主簿孺人年十九歸洵直未期年先姑卽世孺人哀毀如喪其親舅銀青公治家嚴肅孺人奉侍勤謹家乃整飭靡不■其意與洵直侍銀青倅廣漢歷守果邛二郡暨■請還里至捐館左右奉養如一日銀青每稱曰吾家孝婦也旣而偕洵直宦游所至量俸入爲出其取養未嘗求土物之所無惟恐毫髮侵漁於民也洵直於官事有持疑未決者輒參訂之洵直所至見謂廉幹孺人有助焉性仁厚樂施予親族鄉黨多所假貸視其貧甚者每爲折券外甥梁元輔三歲失母依于外族孺人撫育教誨極有恩意元輔年十四始歸其家後以

語舍擢第歸拜孺人感泣不能已洵直嘗令遂寧之蓬溪有爲匿名飛告欲中傷之者物色未得邑有狡胥屢以辜犯被列孺人意其所爲以十洵直洵直詰治之果叩頭服罪孺人性雖仁愛其智察又類此年五巴九以宣和元年五月十四日卒于家二年庚子歲三月九日己酉葬今西縣左縣鄉宋武山下先塋之次孺人男女各二人其季者皆蚤世君一男曰廉夫郡學生開爽有立一女曰幼閑在室孺人始封普安縣又後改曰孺人今又當封安人云銘曰柔惠令淑是謂婦德專其內治門婦之職或靜以柔而職弗修或善其志德則不侔婉婉孺人來相高在令德在躬中饋是勤潔爾烝嘗豐其甘旨宗族咸宜賓客燕喜俾爾著官績譽有煒願齊百年中壽遽止德音之垂爲來者規我銘其墓以石闔彝碑出文名益著一時英俊皆願與忠厚遊忠厚後累官至二千以終墓銘今存

□一統志金石苑